詞學ABC

胡雲翼編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印刷
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出版

詞學ABC（全一冊）

【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】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作者 胡雲翼
出版者 ABC叢書社
印刷者 世界書局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暨各省 世界書局

ABC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西文ABC一語的解釋，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。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ABC：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ABC；進化論便有進化論ABC；心理學便有心理學ABC。我們現在發刊這部ABC叢書有兩種目的：

第一　正如西洋ABC書籍一樣，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，普遍起來，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，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。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，散遍給全體民衆。ABC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，是新智識的泉源。

第二　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

例言

一　什麼叫詞？這是頗不易回答的問題，本書從詩詞的分野上，從詞的特質上，而下一定義。

二　本書依歷史的考察，最先說明從詩到詞遞變的理由及其路徑，以期闡明詞在文學史上所留的痕跡。

三　詞的起源，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本書一一加以批評，並從詞與樂的關係上作一答案。

四　詞的發展歷史，乃爲研究詞學最切實重要之部份，本書詳加敍述，並指示著名作品，以助欣賞。

目次

詞學ABC

本書的主旨

首先，我得向本書的讀者申明兩點：

第一，我寫這本詞學ABC，並沒有意思提倡中國舊文學。這是最要辨明的。我們爲什麼要研究詞？乃是認定詞體是中國文學裏面一個重要的部分，牠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遺留下來了許許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，讓我們去賞鑑享受。我們當然不願意拋棄這種值得賞鑑享受的權利。可以說，我們的和詞發生關係，完全是建立在讀詞的目標上面。因爲要讀詞，便得對於詞作一點粗淺的研究，懂一點詞的智識。我寫這本小冊子的主旨，便只是想告訴讀者一些詞的常識，做讀詞和研究詞的幫助。目的僅僅如是而已。我絕不像那些遺老

們，抱着「恢復中國固有文學之宏願」，來「發揮詞學」的，這是讀者必須認清的一點。

第二，我這本書是「詞學」，而不是「學詞」，所以也不會告訴讀者怎樣去學習填詞。如果讀者抱了一種熱心於學習填詞的目標，來讀這本書，那便糟了！因爲我不但不會告訴他一些填詞的方法，而且極端反對現在的我們，還去填詞。爲什麽我們不應該再去填詞？讀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詞體才說這種話。我們對於曾經有過偉大的光榮的詞體，是異常尊重的。可是，這種光榮已經過去很久了，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！

「怎樣說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呢？」要答覆這個問題，便牽涉到文學進化與時代的關係上面去，且讓下一章來解答吧。

第一章　從詩的時代到詞的時代

現在的文學史家，都認定文學是時代的。無論那一種文學，牠的形式與實質，都是永遠跟着時代在轉變。每一種文體自有牠「自然底風行」的時候，等到這個「自然底風行」時期過去了，這種文體的時代性便消失了，就是用任何威權，也不能再挽回這種文體的頹勢回來的。所以顧亭林說：

「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，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，漢魏不能不降而六朝，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，勢也。詩文之所以代變，有不得不變者……」（日知錄）

何以詩文體有不得不代變之勢呢？王國維解釋得最好：

「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，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；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而終衰者，皆由於此。」（人間詞話）

一種文體流行太久了的時候，用也用舊了，變也變盡了，若還儘留着這種

文體的軀殼不變，那末，只有產生些濫調子的作品，只有產生千篇一律的作品，決不能創作新的文藝出來。新的文體比如一所荒蕪未開闢的園地，用得着你們的智慧機巧，去盡量的開闢創造，去種些奇異的花草。但等到這所園地種遍了奇花異草，成爲美麗的花園以後，後來的人在這花園裏已無所用其技，便要另找新的園地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了。

文體的變遷完全是這一樣的道理。牠的起來，因爲是一種新的玩意，大家都愛好，便變成「自然的風行」。這個「風行」的時候，便是這種文體的黃金時代。如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這都是表明一個時代文體的特色。

中國最初的文學是詩歌。由先秦時代的自由歌謠，變爲漢魏六朝的五七言古詩；由漢魏六朝的五七言古詩，變爲唐代格律嚴整的新體詩。算起來已經有近兩千年的歷史，歷代名家輩出，各極光輝。發展到了唐代，詩體的進展已經登峯造極了。由自由變爲嚴整，由四言變到七言，沒有法子再往下變了。詞體

便代替詩體的作用，起來流行了。這就是說，詩的時代已盡，往後是詞的時代了。

詞的黃金時代，大約是從第八世紀的末年，到十三世紀的末年。有五百年的光榮史。在這五百年內，也不是沒有人作詩，也不是沒有偉大的詩人，可是詩的「自然的風行」時期已經過去了，不是詩的時代了；在這五百年後，也不是沒有人作詞，也不是完全沒有值得珍貴的詞人——我們不是在前面說過，詞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嗎？——可是，第十四世紀已經不是詞的「自然的風行」時期了，不是詞的時代了，所以我說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。

既然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，爲什麼現代的我們還要去留戀這已死的軀殼，去提倡詞，去學塡詞？讀者也自然知其不可了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已經明白了由詩體變到詞體，完全是時代這個大力量在那兒作主動的。但是，詞的起來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呢？詩體爲什麼不衍爲其他的

文體，而獨變爲詞呢？這兩個問題要讓下一章「詞的起源」來解答。

第二章　詞的起源

詞的起源，古人有很多的說法。黃昇的花菴詞選序說：

「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，爲百代詞曲之祖。」（鄭樵通志亦有此說）

徐釚的詞苑叢談說：

「塡詞原本樂府。菩薩蠻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江南弄，沈約六憶詩，皆詞之祖。前人言之詳矣。」

汪森的詞綜序說：

「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。南風之操，五子之歌，是已。周頌三十一篇，長短句居十八；漢郊祀歌十九篇，長短句居其五；至短簫鐃歌十八篇，篇皆長短句。誰謂非詞之源乎？」

這三位古人把詞的起源，一個比一個說得遠。你看：他們從唐代的李太白，說到六朝的梁武帝沈約；從六朝的梁武帝沈約，竟說到悠遠的先秦時代去了。這眞是錯誤得可笑。原來我們講詞的起源，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。如果說詞起源於先秦時代，而事實上詞的發展又晚在五代兩宋，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多年毫無詞的消息，如何講得通？卽使說起源於六朝的梁武帝沈約，中間也隔絕了百多年，毫無線索可尋。我們可要疑問：旣然梁武帝沈約已經作詞，何以初唐盛唐全無詞作者，直到中唐才有詞呢？可見詞的發展顯然是另有泉源了。至於說詞起源於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，那也是錯誤的。因爲這兩首詞並不是李白之作。證據很多：

第一，蘇鶚杜陽雜編說：「太中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明霞錦。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逐製菩薩蠻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詞。」南郛新書亦載此事。則太白之世，唐尚未有斯題，何得預塡其篇耶？

第二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，遍錄晚唐諸家詞，而不及李白。

第三，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，並收中唐的調笑、憶江南諸詞，而獨不收菩薩蠻憶秦娥詞。

這些都是很強的證據，使我們明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並不是李白的作品。實在說，當時不但李白沒有作詞，盛唐時代的作者沒有一個曾經作詞的。我們只有整齊的五七言歌辭，沒有長短句歌辭。如李白的清平調，完全是幾首七言絕句；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的詩，爲伶人妓女所爭唱，也是五七言絕句；王維的詩也爲梨園所盛唱，而所作「紅豆生南國」和「秋風明月共相思」，一係五言，一係七言。他如杜甫、孟浩然輩，則未嘗著名於樂部教坊，絕少歌辭。直到中唐的韋應物、白居易、劉禹錫這些詩人起來以後，才有長短句的歌辭。韋應物的歌辭不多見，惟三台令與轉應曲流傳。試舉他的一首轉應曲作例：

「河漢，河漢，曉掛秋城漫漫。愁人起望相思，塞北江南別離。離別，

離別，河漢雖同路絕。」

白居易則相傳他的歌辭甚多，形式是長短句的，有憶江南、如夢令、長相思、花非花、一七令等調。但這些詞都不載於白氏長慶集，我們只好存疑。只有一首憶江南是可以確定是白居易的作品，其詞是：

「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：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能不憶江南？」

這是劉禹錫和過的一首詞，劉氏曾經依着這首詞的曲拍，填過一首傳唱當時的憶江南：

「春去也，多謝洛城人。弱柳從風疑舉袂，叢蘭挹露似霑巾；獨坐亦含顰。」

據草堂箋所載，劉禹錫尙有斑竹枝詞；古今詞話載戴叔倫有轉應曲；太平廣記載韓翃有章台柳。此外中唐時期尙有一位不甚有名的作家張志和，有一首

很好的歌辭：

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靑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

有了中唐許多名詩家來寫長短句的歌辭，詞體便確立了，詞的趨勢便造成了。後來便造成晚唐五代詞的發展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不免要問：在盛唐時代，歌辭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，何以到了中唐便忽然產生長短句的歌辭出來呢？要答覆這個問題，就不能不拿音樂的關係來解釋了。如果要說得明白一點，話就不能不從遠一點的地方講起來。

中國最初的詩歌就和音樂結合了密切關係。先秦時代的詩，今所傳者以三百篇爲最古。我們從左傳「季札論樂」和史記孔子世家「凡詩皆可入樂」之說，便知道先秦時代的「詩」與「樂」，原不是分離的。自屈原作九歌諸篇「侑樂」，九章諸篇「舒情」，則只有前者包括「樂」的意義，而後者乃僅僅是「

舒情」的詩，不復能「侑樂」了。迨漢武帝創立樂府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後來遂以樂府所采的詩，可被之聲歌者，別叫做樂府，於是詩與樂的關係便分離了。自此詩歌自走詩歌的路，樂府自走樂府的路了。詩歌因爲文學的意義居多，故在文人方面的製作特別發展；樂府因爲音樂的意味深長，故民間樂府的作品最多。二者是平行着發展的。但到隋唐時代，所謂古樂府者散佚了甚多。據唐書藝文志說：「江左宋梁之間，南朝文物，號稱最盛。人謠國俗，亦世有新聲。後魏孝文宣武，用師淮漢，收其所獲南音，謂之清商樂。隋平陳，因置清商署。遭梁陳亡亂，所存蓋鮮。隋室以來，日益淪缺。武太后之時，猶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辭存者，（略）惟四十四曲焉。」這四十四曲裏面，唐初所存，有聲有詞者凡三十七曲，有聲無詞者亦有七曲。王灼碧鷄漫志云：「隋氏取漢以來樂器、歌章、古調，併入清樂，餘波至李唐始絕。唐中葉雖有古樂府，而播在聲律則尠矣。」可見唐人所擬古樂府，但借題抒意。這時古樂府蓋已跟着

樂之亡而成爲過去，唐代又有一種新的樂府起來了。唐人的新樂府便是當時的五七言新體詩。這是在前面說過的。但是，我們知道五七言新體詩字句是很整齊的，音樂的曲拍却不一定如此整齊。所以拿樂調來合詩，音調裏面免不掉有許多無字的虛聲。這種虛聲，詞曲家叫做「泛聲」、「和聲」或「散聲」。他們以爲將這種泛聲塡以實字，變成長短句，便成功詞。如朱熹說：

「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却添許多泛聲。後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聲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」（朱子語類）

朱熹的這種說法，權威很大，向來的詞話家都跟着他這種見解跑。可是，他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。因爲「泛聲」不但歌詩的音調裏面有，就是歌詞的音調裏面也是有的。我們只要看晚唐五代的詞，往往一個腔調有很多字句不同的詞。單是河傳一調，便有十七八體之多。花間集所錄均爲晚唐五代的詞，裏面却很多調同體異。既然同是一個樂調，可以有很多字句不相同的詞，則這個

樂調的伸縮性一定很強；既然樂調的伸縮性很強，則詞調裏面一定會有「泛聲」、「和聲」或「散聲」來調節字句的。既然詞調裏面也有泛聲，則朱熹的「泛聲填以實字便成詞」的說法不攻自破了。

往下且提出我們修正的答案：

我們以爲在中唐以前，文人自文人，樂工自樂工。文人自作他的詩，樂工自作他的歌辭。文人的詩是給人誦讀的，所以他們寫成整齊的五七言詩；樂工的歌辭是要合音樂唱的，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辭。但是樂工不是文人，他們的歌辭往往做得俚俗不雅，所以常常拿着文人現成的詩，去合着樂來唱，以抬高樂的價值；文人方面也樂得自己的詩給樂人去唱，以廣佈自己的文名。二者相互爲利，相互爲用，關係便發生出來了。我們看盛唐的詩人，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爲榮。到了中唐，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詩人的新作了。那些著名詩人，如李賀、李益、韋應物、劉禹錫，白居易、元稹的詩，都

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。文人與樂工關係更密切了。於是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，一方面也會高興地去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歌辭了。白居易偶然戲填了一首憶江南，劉禹錫便跟着填起來了；韋應物偶然填了一首轉應曲，戴叔倫便跟着填起來了。二三個文人嘗試了，十幾個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，便成爲新時髦了，後世無數的文人便都趨向到這一條路來了。我們看着後來詞的發達，以爲詞的起來必經過很有意識的提倡，那知大謬不然。考究起來，才知道原不過是一兩個文人偶然發了興，依着曲拍戲填了幾首長短句的歌辭，恰好那時許多文人都作整齊的詩作厭了，看着這樣新鮮的玩意兒，都覺得可愛，便爭着去做，於是長短句的歌辭便自然的風行起來了，因以造成幾百年的詞的發達。

詞的起來是如此的。

第三章 何謂詞

何謂詞？說文：「詞，意內而言外也。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：「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。」又云：「詞者從司言，此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。」這所謂詞，明明是解釋詞的本義，並不是詮釋詞體的「詞」。原來詞體晚出，詞的本義並沒有指一種文體的意思。到後來詞體成立，這個詞字已經用來代表一種詞體的界說，變爲新義，自然非本義所能詮釋。

張炎詞源跋云：「詞與辭通用。」。段注云：「辭謂篇章也。」這也解釋不適。若謂詞體卽篇章之辭，實不免過於籠統，並不曾說明詞的特性。詞固是成篇章的，但成篇章的豈僅是詞呢？

那末，詞的特性究竟在那裏？

我看，求之於古人對於詞的界說，決不能使我們充分了解詞的眞義。如你不信，請再舉幾個明清學者的話來看：

李東琪說：「詩莊詞媚，其體元別。」

王士禎說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定非香匳詩；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，定非草堂詞也」。

劉公㦷說：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；叔原則云：今宵剩把銀釭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，此詩與詞之分疆也。」

古人對於詞加以界說的本來就沒有，即像這樣說得不明瞭的關於詩詞比較的言論，也就很少。我們看了上面這些話，不但不會懂得詞是什麼，連詩詞的分界，也要被他們說糊塗了。譬如詩，固有莊詩，亦何嘗沒有媚詩；如詞，固有媚詞，亦何嘗沒有莊詞？作品之莊或媚，原是由於作者的性情與態度決定的，文體的本身絕不會有這種差別出來。所以「詩莊詞媚」的說法，完全是謬妄的。至於王士禎和劉公㦷的話，則說得神乎其神，使我們莫能領悟其妙旨，只好不談。但說到這裏，我們却不妨問問：詩詞的分野究竟在那裏。詞是由詩進化來的，如果我們能夠明白詩詞的分野，也就能明白詞了。

可是，我們這種去追求詩詞分野的努力，也是失敗的。我們簡直沒有方法把詩詞劃分一條明顯的界限出來。因爲詩和詞同是一種文體，並沒有差別的義界可尋。王昶論詩詞二位一體的言論最好：

「不知者謂詩之變，而其實詩之正也。」

詞就是詩，就是詩的一體，並不是與詩對立的文體。詞的起來原是由詩與樂府的分離，這是我們在前面講過的：自從詩不適於樂，詞便代替了詩的作用，與樂府結合起來，成爲一種新體詩。只因爲這種新體詩與唐代那種整齊的五七言新體詩（卽律絕），其形態格律，又不相同，便另名爲「詞」，爲「詩餘」，爲「長短句」。實在呢，詞與詩名異實同，旣不能說是「詩餘」，也不好定名爲「長短句」。詞怎樣不能說是「詩餘」，汪森在詞綜序上說得很明白：

「古詩之於樂府，近體之於詞，分鑣並馳，非有先後。謂詩降爲詞，以詞爲詩之餘，殆非通論矣。」

詞既不是詩之餘，自然不能說是「詩餘」了。

何以詞也不能定名爲「長短句」呢？這是很淺顯的，長短句並不是詞的特點，詩裏面長短句便不少。詩經裏面的作品，從二言到九言都有，並不是整齊的四言；漢魏的樂府，更不少長短句，最顯著的如戰城南、木蘭辭，……裏面有三言句，有四言句，有五言句，有七言句，有九言句，長短至不齊。唐代詩人的擬古樂府，還是喜歡用不整齊的句子。律詩和絕句雖是整齊的五七言句，但這只是詩的形式之一種，不能說凡是詩都是整齊的句子。翻過來說，詞的形式也不一定是長短句，也有整齊句子的腔調。如紇那曲、長相思、生查子，均爲完整的五言；淸平調、小秦王、陽關曲、阿那曲、浣溪紗、瑞鷓鴣，均爲完整的七言。不過，就大體說，詞多半是長短句罷了。

我們能夠因爲詞的形式多半是長短句，便名詞爲「長短句」嗎？即讓步，我們就說詞是長短句，也還不能表明詞的特性呢！

本來，既說詞卽是詩，那末，詩的定義卽可以範圍詞，不必再去另定新義。但在詩體的範圍裏面，詞也就有牠的特性可得而述，我們不妨綜合起來說幾句，可以使讀者比較的明瞭詞體的意義一點：

「詞是一種樂府詩。牠的形式，因爲協樂的緣故，往往是長短句；她的韻律，也因爲協樂的緣故，比詩更嚴格；但實質却是與詩一樣的，以情感爲牠的靈魂。可以說是詩的一體。只因唐以後，這種文體非常發達起來，其形式韻律也與過去的詩體相異，便另名爲詞，以別於詩。」

第四章　晚唐五代詞的發展

我們既然大體明白了詞的意義，現在可以進一步來敍述詞之史的發展了。

在前面詞的起原一章曾經說過，自中唐的詩人戲填了一些小詞，塡詞便漸漸的在文人裏面流行起來。到了晚唐五代，這種塡詞的風氣便風行一時了。在

中唐，塡詞還只是詩人偶爾的遊戲，晚唐五代便有許多純粹的詞人了。這眞是一個令人可驚的發展！

溫庭筠是詞史上第一個詞人，他是遲白居易不到四十年的作家。字飛卿，太原人。爲人不修邊幅，終身放蕩潦倒。舊唐書稱其「能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艷之詞」。他也能詩，但他的詩遠不如他的詞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稱他的詞「工於造語，極爲綺靡。」黃昇花菴詞選也說：「飛卿詞極流麗，宜爲花間集之冠。」其作品有握蘭集和金荃集。例如憶江南：

「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腸斷白蘋洲！」

這位詞人的兩部作集，現在都失傳了。（其作品散見於花間集及其牠選本）但他在詞史上的貢獻，是永遠埋沒不了的，他導引了五代許多詞人出來。

五代詞人，錄於花間集者凡十六家：

韋莊四十七首
薛昭蘊十九首
牛嶠三十一首
張泌二十七首
毛文錫三十一首
牛希濟十一首
歐陽炯十七首
和凝二十首
顧敻五十五首
孫光憲六十首
魏承班十五首
鹿虔扆六首
閻選八首
尹鶚六首
毛熙震二十九首
李珣三十七首

錄於尊前集者又有八家：

李存勗四首
李煜十四首
成彥雄十首
庾傳素一首
劉侍讀一首
歐陽彬一首

許岷二首　　林楚翹一首

此外的作家，如前蜀後主王衍、南唐中主李璟、昭惠后、馮延己、徐鉉、吳越王錢俶、後蜀後主孟昶、花蕊夫人費氏，都有詞流傳下來。

我們知道這些作者，都是當代上層階級的人物，有了他們來作詞，提倡詞，詞那得不風行起來？所以，在短促的五代，竟產了許多名貴的詞人，寫下許多名貴的詞。陸游花間集跋上說：

「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。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」！

王士禎也說：

「五季文運萎敝，他無可稱。獨所作小詞，濃艷穠秀，蹙金結繡，而無痕跡。」

五代是政治極紊亂的時期，也就是文藝道統墮落的時期。這時候，韓愈的

復古運動已經過去了，近體詩也給人家作厭倦了，五代文人要走詩文兩途實在走不通了。剛巧此時詞體方起來不久，正是需要天才去運用，需要創造的時候，正如一塊未開闢的荒地，需要開闢的時候。五代文人看中了這個新玩意，大家便都向這條新路跑，用他們在詩文裏面不能發揮的天才，向詞裏面來發揮，因此便造成五代詞的絕大成績。這時期的代表詞人，如韋莊、馮延己、李煜，都是偉大的創造者。

韋莊字端己，杜陵人。唐乾寧元年進士。後入蜀爲王建掌書記。王建稱帝，他官至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。有浣花集。其所作詞，風流倜儻，自具風格，與溫庭筠齊名，號稱「溫韋」。詞如：

「春日遊，杏花吹滿頭。陌上誰家少年足風流？妾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。縱被無情棄，不能羞。」（思帝鄉）

傳韋莊有妾，爲王建所奪，韋莊爲作女冠子詞：

「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別君時。忍淚佯低面，含羞半斂眉。不知魂已斷，空有夢相隨。除却天邊月，沒人知。」

「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夢見，語多時。依舊桃花面，頻低柳葉眉。半羞還半喜，欲去又依依。覺來知是夢，不勝悲！」

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端己詞清豔絕倫，『初日芙蓉春月柳』，令人想見風度。」近人胡適詞選小序說：「他的詞長於寫情，技術樸素，多用白話，一掃溫庭筠一派的纖麗浮文的習氣。在詞史上要算一個開山大師。」這種批評於韋莊，實在是很恰當的。

馮延己字正中，其先彭城人，徙家新安。事南唐官至左僕射同平章事。有陽春集詞一卷。例如：

「誰道閑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河畔青蕪堤上柳，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

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。」（蝶戀花）

「江水碧，江上何人吹玉笛？扁舟遠送瀟湘客。 蘆花千里霜月白。傷行色，來朝便是關山隔。」（歸國謠）

「玉鈎鸞柱調鸚鵡，宛轉留春語。雲屏冷落畫堂空，薄晚春寒，無奈落花風。 搴簾燕子低飛去，拂鏡塵鸞舞。不知今夜月眉灣，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？」（虞美人）

馮延己的詞也是長於寫情的，但他的作風與韋莊兩樣。應該說馮延己的詞比韋詞艷麗一點，較接近溫庭筠一派。陳世修序陽春集說：「馮公樂府，思深詞麗，韻逸調新。」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「馮正中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有宋一代風氣。」這是不錯的，在五代詞人中，影響宋代詞風最大者，要算馮延己。因爲馮延己的詞，婉約淸麗，別饒情致，便於學習模擬。宋代詞人晏殊、歐陽修、晏幾道、李淸照，都是屬於他這一派。

從韋莊、馮延己進到李煜，五代的詞已登峯造極了。人間詞話說：「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，而爲士大夫之詞。」一洗五代曼艷綺靡的詞風。

煜字重光，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。建隆二年嗣位，在位十五年。開寶八年，宋遣曹彬攻陷金陵，煜出降，南唐遂亡。世稱爲南唐後主。他沒有亡國以前的詞，也多是綺艷輕浮的五代作風。亡國以後，宋帝封他一個違命侯，他才感覺人間的悲苦，才發爲哀吟，他的作品才得到最大的成功。例如：

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！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　雕闌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（虞美人）

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鈎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！　剪不斷，理還亂；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」（相見歡）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！獨自莫凭欄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？人間？」（浪淘沙）

「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輕粉雙飛。子規啼月小樓西。玉鈎羅幕，惆悵暮煙垂。 別巷寂寥人散後，望殘煙草低迷。爐烟閑裊鳳凰兒。空持羅帶，回首恨依依！」（臨江仙）

李後主的詞眞是聖品了。拿溫庭筠、韋莊來和李後主一比較，便越表出李後主的偉大。周濟說：「王嬙西施，天下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；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，端己淡妝也，後主則麤服亂頭矣。」（論詞雜著）

王國維也說：「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；韋端己之詞，骨秀也；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」（人間詞話）

這都是能夠認識李後主的批評。實在李後主不但是五代最偉大的詞人，簡直可以稱爲「詞聖」呢。

五代的詞，盛於西蜀與南唐，尤以西蜀爲最盛。花間集所著錄，多半蜀人。他們的作風，都是接近韋莊一派，用淸婉的文字，寫淺顯的情思，別具風味。如顧夐（仕蜀爲大尉）的訴衷情：

「永夜拋人何處去？絕來音。香閣掩，眉斂，月將沈。爭忍不相尋？怨孤衾：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」

毛熙震（蜀人，官祕書監）的河滿子：

「寂寞芳菲暗度，歲華如箭堪驚。緬想舊歡多少事，轉添春思難平。曲檻絲垂金柳，小窗絃斷銀箏。深院空聞燕語，滿園閑落花輕。一片相思休不得，忍教長日愁生。誰見夕陽孤夢，覺來無限傷情。」

李珣（梓州人，蜀秀才）的南鄉子：

「乘綵舫，過蓮塘，棹歌驚起睡鴛鴦。帶香遊女偎人笑。爭窈窕，競折團荷遮晚照。」

鹿虔扆（後蜀太保）的臨江仙：

「金鎖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無蹤。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，暗傷亡國，淸露泣香紅。」

歐陽烱（一作歐陽迥），也是西蜀的詞家。益州華陽人。少事王衍，爲中書舍人。後事孟知祥和孟昶，官至同平章事。入宋爲左散騎常侍。宋史稱其「性坦率，無檢操，雅善長笛。」後人因他歷事四朝。甚不取其人。但他的詞是值得讚美的，例如：

「玉闌干，金甃井，月照碧梧桐影。獨自箇，立多時，露華濃濕衣。一向凝情望，待得不成模樣。雖叵耐，又尋思，爭生嗔得伊？」（更漏

（子）

此外五代詞人入宋的，還有孫光憲和張泌，也是值得稱許的作者。孫光憲字孟文，陵州貴平人。受知於荊南高從誨，官至御史中丞。入宋爲黃州刺史。其詞亦散見花間尊前等集，例如：

「如何！遣情情更多。永日水堂簾下斂雙蛾。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，看盡滿池疎雨打團荷。」（思帝鄉）

陳亦峯稱他的詞：「氣骨甚遒措，語亦多警鍊。」此語可謂知言。

張泌字子澄，淮南人。仕南唐爲內史舍人，入宋爲郎中。其詞頗涉纖艷輕薄：

「晚逐香車入鳳城，東風斜揭繡簾輕，慢迴嬌眼笑盈盈。　消息未通何計是？便須佯醉且隨行。依稀聞道：太狂生！」（浣溪沙）

說起來，「纖艷輕薄」四個字，不但是張泌詞的毛病，晚唐五代詞人通不

免有這個毛病。晚唐五代元是文風纖艷的時代，詞亦襲其流風；塡詞原出於民間歌辭，自亦不免輕薄。即如李後主，也是入宋以後，才開始用詞來抒寫悲哀的身世，才有深摯的感慨，當他在五代的時候，其作品還是纖艷一流。這是時代如此，無怪其然，絕不能因此而貶削五代詞的價值。我們知道晚唐五代還是詞的草創時代，並沒有先進作家來作模範，他們只有憑着自己的天才去創造。而結果竟有這麼一部好成績出來，還有什麼壞話好說。我們對於一個草創時代的成績，是不能過分去吹求的，只要能夠表現充分的創造精神，以開闢後時代發展的先路，便是絕大的成功了，我們讚美晚唐五代的，也就是因為：

「晚唐五代是詞的創造時代，牠替宋詞開闢了一條偉大的先路。」

第五章　北宋詞的四時期

北宋繼續着五代的詞風而更加發展。那時，上自帝王名相，下至販夫走卒

，都知作詞。眞是詞的極盛時代。我們且把這時代的詞分作四個時期來講。這四個時期是怎樣分的呢？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說：

「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；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。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。」照紀昀的話，北宋應該只有三個時期：（一）初宋因襲晚唐五代的時期；（二）柳永的時期；（三）蘇軾的時期。他可是忘記了蘇軾以後，還有一位詞人周邦彥起來，倡導一種樂府詞，開南宋姜夔一派，也是一變，應該劃爲一時期的。

往下我們便分期來敍述吧。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第一個時期的北宋詞，一方面是繼續使用晚唐五代小詞的形體，一方面又保留了晚唐五代清切婉麗的詞風，如紀昀所說。這個時期的詞人可以晏殊、歐

陽修、晏幾道爲代表。

晏殊是這個時期的先進作家。字同叔，江西撫州臨川人。生於太宗淳化二年（九九一）。景德初，以神童召試，賜進士出身。仁宗時，官拜集賢殿學士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卒於至和九年（一〇五五），諡元獻。有珠玉詞。

「檻菊愁烟，蘭泣露；羅幕輕寒，燕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諳離別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　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彩牋無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！」（蝶戀花）

「小徑紅稀，芳郊綠遍，高台樹色陰陰見。春風不解禁楊花，濛濛亂撲行人面。　翠葉藏鶯，珠簾隔燕，爐香靜逐遊絲轉。一場愁夢酒醒時，斜陽却照深深院。」（踏莎行）

「碧海無波，瑤台有路，思量便合雙飛去。當時輕別意中人，山長水遠

知何處？ 綺席凝塵，香閨掩霧，紅箋小字憑誰附？南樓日盡欲黃昏，梧桐葉上蕭蕭雨。」（踏莎行）

晏殊的詞婉約而贍麗，風格頗高。劉攽中山詩話說：「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，其所自作，亦不減延巳。」不錯，他的詞風全從五代人詞中得來，而受馮延巳的影響特大。

歐陽修也是很具有五代風味的作家。字永叔，廬陵人。生於眞宗景德四年（一〇〇七），官至樞密副使，參知政事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卒於神宗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，謚文忠。他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。生平事蹟，詳見宋史本傳，這裏不贅。有六一居士詞三卷，他的艷詞寫得極好：

「鳳髻金泥帶，龍紋玉掌梳；走來窗下笑相扶，愛道『畫眉深淺入時無』？ 弄筆偎人久，描花試手初，等閑妨了繡工夫，笑問鴛鴦二字怎生書？」（南歌子）

「今日北池遊，漾漾輕舟，波光瀲灧柳條柔。如此春來春又去，白了人頭。 妍妓好歌謳，不醉難休。勸君滿滿酌金甌。縱使花前常病酒，也是風流。」（浪淘沙）

有許多人以爲歐陽修是一位純正莊嚴的古文家，決不會寫這樣綺艷的小詞。這眞是不懂得歐陽修而輕篾他的話。北宋初期的詞壇，完全是因襲晚唐五代綺艷的風氣，作者習爲故常。歐陽修是個文人，不是理學家，高興起來寫幾首艷詞是毫不足怪的。我們不妨再舉他的幾首詞來作例：

「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烟，簾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 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（蝶戀花）

「何處笛？深夜夢回情脈脈，竹風簷雨寒窗隔。離人幾歲無消息。今頭白，不眠特地重相憶。」（歸國謠）

歐詞的風格也很似馮延己，所以他的詞往往與馮詞相混。不過歐陽修的才氣較大，所作詞意境沉着，情致纏綿，要勝馮延己一籌。

晏幾道字叔原，號小山。晏殊的第七子。曾監潁昌許田鎮。以他的年代論，本不能列入這個時期；但他的作風，還是隸屬於這時期的旗幟之下的。江西通志稱他：「能文章，善持論，尤工樂府。其小山詞淸壯頓挫，見者聲節，以爲有臨淄公風。」他的詞比他父親的詞，做得更好：

「西樓月下當時見，淚粉偸勻，歌罷還顰，恨隔爐烟看未眞。別來樓外垂楊縷，幾換靑春。倦客紅塵，長記樓中粉淚人。」（采桑子）

「醉別西樓醒不記，春夢秋雲，聚散眞容易。斜月半窗還少睡，畫屛閒展吳山翠。衣上酒痕詩裏字，點點行行，總是淒凉意。紅燭自憐無好計，夜寒空替人垂淚！」（蝶戀花）

「小令尊前見玉簫，銀燈一曲太妖嬈。歌中醉倒誰能恨，唱罷歸來酒未

消。 春悄悄，夜迢迢，碧雲天共楚宮腰。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。」（鷓鴣天）

晏幾道是一個浪漫不羈拘檢的人，他的個性與晏殊完全不同，所以作風也是兩樣。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晏氏父子，仍步溫韋，小晏精力尤勝。」陳質齋則簡直說：「叔原在諸名勝集中，獨可追逼花間，高處或過之。」這都不是誇張的批評。有謂「小山矜貴有餘」，此實皮相之語，晏幾道實詞中之狂者也。

在這個時期的詞壇裏，除了這幾個名詞家以外，亦有不是詞人，間作小詞，往往清新可愛。如寇準的江南春，錢惟演的玉樓春，韓琦的點絳唇，范仲淹的蘇幕遮漁家傲，趙抃的折新荷引，陳堯佐的踏莎行，王琪的望江南，葉清臣的賀聖朝，宋祁的浪淘沙，賈昌朝的木蘭花令，司馬光的西江月，都是詞句清麗，情思纏綿的作品。小詞發展到了這時期，已經是登峯造極了。

○ ○ ○ ○

由第一時期的北宋詞進爲第二時期的北宋詞，就是由小詞推衍而爲長詞的發展。原來，小詞自晚唐做到五代，由五代又做到北宋初期，大家已經做厭了，感覺味兒太單調了。正是需要長詞起來的時候。但長詞究竟怎樣起來的？吳曾能改齋漫錄有一段很清楚的記載：

「按詞自南唐以來，但有小令。慢詞當起於宋仁宗朝。中原息兵，汴京繁庶，歌台舞席，競賭新聲。耆卿失意無俚，流連坊曲。遂盡收俚俗語言，編入詞中，以便伎人傳習。一時動聽，散播四方。其後東坡、少遊、山谷輩，相繼有作，慢詞遂盛。」

在這一段話裏面，我們最要注意「歌台舞席，競賭新聲」這句話。記得李清照的詞論裏面也有「始有柳屯田永者，變舊聲，作新聲。出樂章集，大得聲稱於世」的話。我們把這兩段話合攏來看，便知道當時歌小詞的舊聲已經不流行了，又有一種新聲起來。這種新聲的歌辭便是慢詞。慢詞是什麼？樂府餘論

說：「慢者曼也，謂曼聲而歌也。」曼含有「曼衍」與「曼延」二義，我們讀了慢詞的代表作樂章集，便知道慢詞即是曼衍的長詞。

在柳永的樂章集以前，還沒有慢詞。草堂詩餘錄陳後主秋霽詞一百四字體，萬樹詞律已證明其僞；被稱爲唐莊宗作的歌頭，載於尊前集，也不足徵信；至於歐陽修的摸魚兒慢詞，字句錯誤，西清詩話已指明其爲劉輝僞作。並且，我們知道慢詞出於當代的新聲，歐陽修決不會突然去擬作當時的新聲的。所以我們決定慢詞的首倡者是柳永。

永初名三變，字耆卿，福建崇安人。仁宗景祐元年進士。他的生卒不甚可考。大約是十一世紀上半期的人。官至屯田員外郎，故世號柳屯田。葉夢得避暑錄話稱他：「爲舉子時，多遊狹邪。善爲歌詞。教坊樂之。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詞，始行於世。」可見他少年時詞譽已經很高了。但他一生的落拓，就是受了作詞之累。他因爲寫了一句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」，仁宗便很不高興

他。後來幾次想做官，都沒有做成。他從此便眞的流落歌場，花前月下去淺斟低唱了。他死後很蕭條，葬資都是歌伎們湊出來的。一代詞人，便如此淪落以終！他的樂章集是一部很美妙的白話歌詞，但許多人竟指爲「淫冶之曲」，眞使我們替作者惋惜。

「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 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飄渺，歸思難收。歎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！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囘天際識歸舟！爭知我倚闌干處，正恁凝愁！」（八聲甘州）

「洞房記得初相遇，便只合長相聚。何期小會幽歡，變作離情別緒。況値闌珊春色暮，對滿目亂花狂絮。直恐好風光，盡隨伊歸去。 一場寂寞憑誰訴？算前言總輕負。早知恁地難拚，悔不當初留住！其奈風流端正外，更別有繫人心處。一日不思量，也攢眉千度。」（晝夜樂）

我們的詞人雖不見稱於士大夫，但一般民衆却很謳誦他。陳師道后山詩話說：「柳三變作新樂府，骪骳從俗，天下詠之。」葉夢得避暑錄話也說：「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：凡有井水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」由此可見柳詞傳播之廣，遠非同時諸詞家所能及。柳詞的好處是這樣的：他最長於運用俚俗的話語，把很平常的意境鋪敍得很美。看着是敍景物，而情感即鎔化於景物之中。他也沒有什麼新的創意，格調也不高，但形容曲致，音律諧婉，工於羈旅行役，則是柳永的大本領。

屬於柳派的詞人有張先、秦觀。

張先字子野，烏程人（或作吳興人）。生於太宗淳化元年（九九〇），少遊京師，得晏殊的賞識，辟爲通判。嘗知吳江縣，官至都官郎中。因有「桃李嫁春風郎中」和「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」之名。他自號張三影。卒於神宗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。有安陸詞一卷。

這是一位跨北宋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作者，他的小詞接近晏殊歐陽修一派，他的長詞則接近柳永一派，與柳齊名。詞如：

「溪山別意，煙樹去程，日落采蘋春晚。欲上征鞍，更掩翠簾回面相眄：惜彎彎淺黛長長眼。奈費閒歡遊，也學狂花亂絮飛散。水影橫池館，對靜夜無人，月高雲遠。一餉凝思，兩眼淚痕還滿。難遣！恨私書又逐東風斷。縱夢澤層樓萬尺，望湖城那見？」（卜算子慢）

張先才短，所以詞不及柳永；但先詞韻高，是柳永所乏處。

秦觀字少游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人。因蘇軾薦，除祕書省正字，兼國史編修官。後坐黨籍，屢遭徙放。卒於古滕（公元一〇四九——一一〇〇）。有淮海詞一卷。他本是蘇門四學士之一，在四學士中，蘇軾尤與他相善，稱爲今之詞手。但他的詞卻與蘇軾完全不同調，而傾向柳永的作風。長詞尤其與柳相似。

一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樽。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烟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遶孤村。 消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。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，襟袖上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」（滿庭芳）

「西城楊柳弄春柔，動離憂，淚難收。猶記多情，曾爲繫歸舟。碧野朱橋當日事，人不見，水空流——韶華不爲少年留，恨悠悠，幾時休？飛絮落花時候，一登樓：便做春江都是淚，流不盡，許多愁——」（江城子）

晁无咎說：「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。」蔡伯世說：「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；辭情相稱者，唯少游而已。」平心而論，秦觀詞長於情韻，而短於氣格，與柳永詞同病，所以李清照批評他：「專主情致，少故實，譬諸貧家美女，非不妍麗，終乏富貴態耳。」（詞論）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第三時期的北宋詞，是詞體大解放的時期。詞體之得着解放，自蘇軾始。柳永雖然倡導了慢詞，還是因襲晚唐五代詞的曼豔風氣，還沒有打破「詞為豔科」的約束。到蘇軾便把詞體的束縛完全解放了。他一方面超越了「詞為豔科」的狹隘範圍，變婉約的作風為豪放的作風；一方面又擺脫了詞律的拘束，自由去描寫。胡寅說：

「詞曲至東坡，一洗綺羅薌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度。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。於是花間為皂隸，而耆卿為輿台矣。」

因為蘇軾的詞奔放不可拘束；所以人家都說他以詩為詞，說是「曲子中縛不住者」。甚至稱之為「別派」，看輕他的詞。陳師道后山詩話便說：

「子瞻以詩為詞，如教坊雷太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

紀昀四庫提要上面的話比較說得好點：

「尋源溯流，不能不謂之別調，然謂之不工則不可。」

總之，他們認定蘇軾的詞無論怎樣好，只能說是別派，絕不能加以正統派的尊稱。我們則認定這種「別派」，是詞體的新生命。這種新詞體離開了百餘年來都是這樣溫柔綺靡的舊墟，而走向一條雄壯奔放的新路。這條新路可以使我們鼓舞，可以使我們興奮，而不是叫我們昏醉在紅燈綠酒底下的「靡靡之音」。這是蘇派詞的特點。

軾字子瞻，眉山人（公元一〇三六——一一〇一）。自號東坡居士。他的事蹟詳見宋史本傳。是一位有多方面造詣的作家。詞有東坡樂府二卷。例如：

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 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間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」（念

奴嬌，赤壁懷古）

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：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 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（水調歌頭）

我們讀蘇軾的詞，看他說來說去，奔縱放肆，越翻越奇，句有盡而意不窮，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。這是作者天才的獨到處，別人是不易企及的。他的長詞和小詞都寫得很好，可惜我們不能在這裏多舉例了。

號稱蘇門的詞人，除了秦觀外，尚有黃庭堅、陳師道、晁補之、張耒；受知於蘇軾的詞人，有李之儀、程垓、毛滂諸人。但他們大都沒有蘇派的風味，只有一個黃庭堅，略具軾風。

庭堅字魯直，號山谷老人，洪州分甯人（公元一〇四五——一一〇一）。

官至秘書丞。著有山谷詞二卷。

他的詞很受了點蘇軾的影響，喜豪放而脫略音律，所以晁補之譏其詞是「著腔子唱好詩」。不過他的詞不甚抒寫壯闊的襟懷，而喜歡描繪男女之私情。例如：

「把我身心，爲伊煩惱，算天便知。恨一回相見，百回做計，未能偎倚，早覓東西。鏡裏拈花，水中捉月，覷着無由得近伊。添憔悴，鎮花銷翠減，玉瘦香肌。 奴兒又有行期。你去即無妨，我向誰？向眼前常見，心猶未足；怎生禁得，眞個分離？地角天涯，我隨君去，掘井爲盟無改移。君須是，做些兒相度，莫待臨時。」（沁園春）

這種詞寫得並不壞，但嫌牠風格低了一點。黃庭堅的詞具有豪放之致的，要算念奴嬌的「斷虹霽雨」和水調歌頭的「瑤草一何碧」幾首詞，可以說是蘇派的作品。

同時，還有一位賀鑄（字方回，有東山樂府）他的詞也寫得很好，可是也沒有蘇派的風味。

蘇黃以後，這一派在北宋便無繼承的作者了，直到南宋辛棄疾等繼續有作，這一派的詞才發揮光大起來。

○ ○ ○ ○

第四時期的北宋詞，簡直就是對蘇派詞的反動。原因是由於蘇黃這般詩人，大刀闊斧的去做淋漓肆放的詞，不屑咬文嚼字，不管聲律格調，便越離樂府越遠了，他們的詞不復可歌了。詞的起來原是歌辭。許多懂得音律的詞人，看不慣蘇黃這種「別派」詞，便起來倡導歌詞，特別注重詞的聲律格調，把詞和樂府再合攏起來，造成樂府詞的復興。這一個時期的詞，便可以說是樂府詞的復興期。

第一個倡導樂府詞的是宋徽宗，他創設一個大晟府，叫一般懂得音律的詞

人去主持。他們的詞完全照着歌調的曲拍去做。

宋徽宗自己便是很懂得音樂的人，他的詞也做得很好：

「簾旌微動，峭寒天氣，龍池冰泮。杏花笑吐香猶淺，又還是春將半。淸歌妙舞從頭按，等芳時開宴。記去年對着東風，曾許不負鶯花願。」（探春令）

這首詞是代表徽宗前期生活的，其詞曼豔；我們且再舉一首代表他後期的俘虜生活的作品，其詞淒涼！

「裁剪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豔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，無情風雨。愁苦！閑院落淒涼，幾番春暮？憑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！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，除夢裏有時曾去。無據！和夢也新來不做。」（燕山亭，北行見杏花）

徽宗能詞，可惜作品太少。最能夠代表這時期的樂府詞的特色的，要推周邦彥。

邦彥字美成，號淸眞，錢塘人（公元一〇六〇——一一二五）。元豐初，以大學生進汴都賦，神宗召爲大學正。其後浮沈州縣三十餘年。徽宗頒大晟樂，召邦彥提舉大晟府。他深通音樂，宋史文苑傳稱他「好音樂，能自度曲。製樂府長短句，詞韻淸蔚。」有淸眞詞。（一名片玉詞）

「正單衣試酒，悵客裏光陰虛擲。願春暫留；春歸如過翼，一去無跡！爲問花何在？夜來風雨，葬楚宮傾國。釵鈿墮處遺芳澤。亂點桃蹊，輕分柳陌。多情更誰追惜？但蜂媒蝶使，時叩窗槅。　東園岑寂，漸蒙籠暗碧。靜遶珍叢底，成歎息。長條故惹行客，似牽衣待話，別情無極。殘英小，強簪巾幘。終不似一朶釵頭顫裊，向人欹側。漂流處，莫趁潮汐。恐斷鴻尙有相思字，何由見得？」（六醜，薔薇謝後作）

周邦彥的詞在當時很有名的，南宋陳郁藏一話腴稱他：「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。貴人、學士、市儈、妓女、皆知其詞爲可愛。」與柳永齊名，有「周情柳思」之稱。他的長詞「窮極工巧」，小詞則「無窮清新」：

「葉下斜陽照水，捲輕浪沉沉千里。橋上酸風射眸子。立多時，看黃昏，燈火市。 古屋寒窗底，聽幾片井桐飛墜，不戀單衾再三起。有誰知，爲蕭娘，書一紙？」（夜遊宮）

「幾日來眞個醉！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，花影被風搖碎。 擁春酲乍起。有個人人生得濟楚，來向耳邊問道：今朝醒未？情性兒慢騰騰地，惱得人又醉。」（紅窗迥）

他的清眞詞，因爲協律的原故，後來的作者把牠當作詞律看待，於是他便成爲樂府詞壇的泰斗了。

屬於這時期的詞人，還有晁端禮、康與之等，後開南宋姜夔一派。

第六章　南宋的白話詞

詞到了南宋，發展得更有勁了。有專集流傳下來的詞人，至少有一百五十家以上。其無專集而有作品流傳的更多了。不過「詞至南宋而繁，亦至南宋而弊。」（宋徵璧語）除了少數的天才作家有成就外，大多數的作者都是討生活於模擬因襲的路上去了。大體分析起來，可以說南宋有兩種詞人：一種是白話詞人，一種是樂府詞人。南宋的前期，是白話詞發展的時候；南宋的後期，則是樂府詞盛行的時候。

請先講南宋的白話詞人。

在北宋末年盛行的樂府詞，跟着北宋之亡而消衰了。那時許多南渡詞人，都是滿懷感慨，要盡量表白出來而後快，那還有心思去調音韻，講嚴格的詞律？就是說，這時的詞人不是爲燕樂而作詞，乃是爲抒寫自己的胸懷而作詞了。

因此，詞便自然而然的脫離樂府的關係了。如張元幹、楊炎正、呂渭老、張孝祥、葉夢得、楊旡咎、陳與義、周紫芝、陳克、趙師秀、趙長卿、侯寘、曾覿、趙彥端這般詞人，都是喜歡用白話來寫詞的，都是拿詞來表白自己的。到了朱敦儒、辛棄疾等起來，更專向白話詞一方面努力了。

他們這一派詞人的好處，就是能夠用活潑的文字，來表現作者的眞性情。這用詞而不爲詞所使。使每一個詞人的個性的風格，都能在詞裏面活繪出來。這一方面把詞的應用的範圍擴大了，一方面把詞的文學的價值也抬高了。

南宋的白話詞人，最偉大的要算朱敦儒、辛棄疾、陸游、劉過、劉克莊幾位。

朱敦儒字希眞，河南洛陽人。他的生卒年不可考。大約生於神宗元豐初年，死於孝宗淳熙初年。他年少時，志行很高，以布衣而負朝野之望。初不肯做官。高宗時，屢次召他，才應徵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。遷兩浙東路提點刑

獄。後以「專立異論」的罪名，爲諫議大夫汪勃劾免。秦檜當國的時侯，喜用文人，除敦儒爲鴻臚少卿。檜死後，敦儒也被廢了。著樵歌三卷。

敦儒是一位樂天自適的詞人，他的詞很有清淡蕭疎之致。例如：

「搖首出紅塵，醒醉更無時節。活計，綠蓑青笠，慣披霜衝雪。晚來風定釣絲閑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鴻明滅。」（好事近，漁父詞）

「先生筇杖是生涯，挑月更擔花。把住都無憎愛，放行總是煙霞。飄然歸去，旗亭問酒，蕭寺尋茶。恰似黃鸝無定，不知飛到誰家。」（朝中措）

「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懶慢帶疏狂。曾批給露支風敕，累奏留雲借月章。詩萬首，酒千觴，幾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樓金闕慵歸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陽。」（鷓鴣天）

敦儒的詞眞是詞中的逸品。許多詞論家都稱讚他的詞。黃昇花菴詞選說：「希眞京都名士，詞章擅名，天資曠遠，有神仙風致。」汪叔耕稱樵歌：「多塵外之想；雖雜以微塵，而其清氣自不可沒。」近人胡適則拿朱敦儒比陶潛。（詞選）

辛棄疾是南宋第一大詞人。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濟南歷城人。與女詞人李清照是同鄉。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（一一四〇），那時宋室已經南渡十餘年，造成偏安之局了。他二十歲時，適金主亮大敗北返，被殺；耿京在山東起兵，自稱天平節度使，節制山東河北諸軍，用棄疾掌書記。後棄疾勸耿京歸附南宋，耿京便派他奉表南歸。不幸這時耿京忽爲其部下張安國所殺以降金。棄疾馳返海州，立卽召集舊部，夜襲金營，生擒張安國囘來，戮之於市。這件事很受高宗的賞識，差他爲江陰簽判。後來一級一級的升官，到四十歲時，他已做到湖南安撫使了。那時正湖湘盜起，聲勢浩大，棄疾以最敏捷的手段討平之。並創

設飛虎營，雄鎭一方。他做江西安撫使的時候，恰遇江右大饑，他也用很簡單的方法救濟了多數的民衆。朱熹稱贊他「雖只麤法，便有方略」。後韓侂胄倡議伐金，棄疾此時年已很老，却是最主張恢復中原的一個，極力贊成韓侂胄北伐的主張。我們讀了他的鷓鴣天，便知道這位老英雄緬想少年時代的抱負，眞有無窮的感慨！

「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䩮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　追往事，歎今吾，春風不染白髭鬚。却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」

棄疾死時，正是韓侂胄的北伐軍敗後，主和的人殺了韓侂胄的頭向金人求和的那年（一二〇七）。他身後的恩榮都被主張北伐的關係全被剝削了。直到宋末德祐初年，朝庭始允許謝枋得的請求，追贈少師，諡忠敏。著有稼軒詞。

棄疾的詞，方面最多，造詣也至高。許多人都把他目爲豪放派的作家，這

是只看着他的一方面。棄疾的那枝筆是無施不可的。他的詞有悲壯，有蒼涼，有哀艷，……也有放浪、頹廢、游戲、詼諧，……他的懷古長調，固然是激揚奮厲，極迴蕩豪放之能事；他的抒情曼詞，也極其悱惻纏綿，昵狎溫柔；特別是他的那些抒寫性情，描繪山水田園風物的詞，最足以代表作者的藝術。例如：

「萬事雲烟忽過，百年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？宜醉，宜遊，宜睡。早趁催科了納，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舊管些兒：管竹，管山，管水。」（西江月，示兒曹以家事付之）

「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裏吳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媼？大兒鋤豆溪東，中兒正織雞籠。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看剝蓮蓬。」（清平樂，博山道中即事）

「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。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茆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。」（

西江月，夜行黃沙道中）

「千峯雲起，驟雨一霎兒價。更遠樹斜陽，風景怎生圖畫？青旗賣酒，山那畔別有人家。只消山水光中，無事過者一夏。 午醉醒時，松窗竹戶，萬千瀟灑。野鳥飛來，又是一般閑暇。却怪白鷗覷着人，欲下未下。舊盟都在，新來莫是別有說話？」（醜奴兒近，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）

「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，一枝枝不教花瘦。甚無情便下得雨僝風僽，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！ 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！記前時送春歸後，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。約清愁，楊柳岸邊相候。」（粉蝶兒和人賦落梅）

辛棄疾天分極高，才氣極大，又有繁複迴盪的生活做背境，自然會產生偉大的成就。他的長詞和小詞都做得好，具有縱橫豪放，淋漓恣肆的創造精神，亦間有溫婉穠麗之作。王國維人間詞話稱他為南宋第一詞人；周濟論詞雜著則說他的詞還在蘇軾之上；紀昀四庫提要則說他「能於剪紅刻翠之外，屹然別立

一宗」。這都是很確當的批評。

陸游是辛棄疾一派的詞人。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。生於北宋宣和七年（一一二五），以蔭補登仕郎，賜進士出身。范成大帥蜀時，游爲參議官。嘉泰初，詔同修國史兼秘書監，以寶章殿待制致仕。卒於嘉定三年（一二一〇）。有劍南詞。

游爲人浪漫不拘禮法，自號放翁，他的詞也如其人：

「一竿風月，一簑煙雨，家在釣台西住。賣魚生怕近城門，况肯到紅塵深處？潮生理棹，潮平繫纜，潮落浩歌歸去。時人錯把比嚴光，我自是無名漁父。」（鵲橋仙）

「采藥歸來，獨尋茅店沽新釀。暮煙千嶂，處處聞漁唱。醉弄扁舟，不怕黏天浪。江湖上，這回疎放，作個閑人樣。」（點絳唇）

陸游不但會做疎狂頹放的詞，他也能做慷慨多感的詞，如：

「雪曉清笳亂起，夢游處不知何地。鐵騎無聲望似水。想關河，雁門西，青海際。睡覺寒燈裏，漏聲斷，月斜窗紙。自許封侯在萬里。有誰知？鬢雖殘，心未死！」（夜游宮，記夢）

「當年萬里覓封侯，匹馬戍梁州。關河夢斷何處？塵暗舊貂裘。胡未滅，鬢先秋。淚空流！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洲。」（訴衷情）

原來陸游也是一位極力主張北伐的老英雄，他是「驚壯志成虛」，才「灑清淚」的。他的詞境界很多。劉克莊後村詩話說他：「其激昂感慨者，稼軒不能過；飄逸高妙者，與陳簡齋、朱希眞相頡頏；流麗綿密者，欲出晏叔原、賀方回之上。」此語信然。

劉過也是辛派的詞人。字改之，號龍洲道人，襄陽人（一說太和人，又一說新昌人）。他也是極力主張北伐的一個，曾上書請光宗過宮，並致書宰相陳恢復方略。不用。乃放浪江湖，嘯傲自適。宋子虛稱爲天下奇男子。他沒有做

過什麼大官，生卒年月也不可考。著有龍洲詞。

他所作長詞，跌宕淋漓，異常有力，很受棄疾的影響。小詞尤明快可愛：

「情高，意眞。眉長，鬢青。小樓明月調箏，寫春風數聲。 思君，憶君，魂牽，夢縈。翠綃香煖雲屏，更那堪酒醒！」（醉太平）

「別酒醺醺渾易醉，回過頭來三十里。馬兒不住去如飛，牽一憩，坐一憩，斷送煞人山與水。 是則是功名終可喜，不道恩情拚得未？雲迷村店酒旗斜。去也是？住也是？煩惱自家煩惱你！」（天仙子，初赴省，別妾於三十里頭）

劉過的詞也不是詞律所能拘束的，他不喜雕琢模擬，要說什麼便直說什麼，那般自由放肆的磅礴精神，幾乎要壓倒辛棄疾。

劉克莊字潛夫，號後村，福建莆田人（公元一一八七——一二六九）。以蔭仕。因做落梅詩被劾免官，閑居很久。後理宗賞其才華，賜同進士出身，除

祕書少監。從此知遇日隆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。詞有後村別調。

克莊最喜歡用白話寫詞，張炎樂府指迷稱其詞「直致近俗」。他的長詞悲壯有氣力，很似辛棄疾的境界。小詞則另具新鮮風味：

「宮腰束素，只怕能輕舉。好築避風台護取，莫遣驚鴻飛去。一團香玉溫柔，笑顰俱有風流。貪與蕭郎眉語，不知舞錯伊州。」（清平樂，贈陳參議師文侍兒）

「風蕭蕭，雨蕭蕭，相送津亭折柳條。春愁不自聊。烟迢迢，水迢迢，準擬江邊駐畫橈。舟人頻報潮。」（長相思，舟上餞別）

「束緼宵行十里強，挑得詩囊，拋了衣囊。天寒路滑馬蹄僵。元是王郎，來送劉郎。酒酣耳熱說文章，驚倒鄰牆，推倒胡牀。旁觀拍手笑疏狂。疏又何妨！狂又何妨！」（一剪梅，余赴廣東，實之夜餞於風亭）

辛派的詞人沒有一個不帶幾分疏狂氣的，也沒有一個不是表現幾種詞的境

界的。大概他們都是天才橫溢的作家，決不是一種作風關得他們住的。白話詞到了這個時候，已經是最高的發展了。

第七章　一羣珍貴的女詞人

在前面所敍述的，全是男性的詞，這裏要講到女作家的詞了。我們說過，宋詞的發展是普遍的，在當代成了流行的風氣，所以不但貴人學士能詞，即市儈遊民也能詞。這時，具有藝術天才的婦女自然要在詞裏面發揮她的才華了。詞本來是給歌伎們唱的，她們爲應歌的需要，容易通文。故在婦女裏面能詞的以妓女爲最多。她們通文的目的，並不是要做到讀破萬卷書，有鑄經鎔史的工夫。她們只要懂得一點通俗的文字，能夠表情達意，人人聽得懂便夠了。因此她們寫出來的詞，只是白話詞。却是很美妙的白話詞。例如蜀妓的市橋柳（送行）：

「欲寄渾無所有，折盡市橋官柳。看君着上春衫，又相將放船楚江口。後會不知何日又？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。苟富貴，毋相忘；若相忘，有如此酒！」

蜀妓向來是不少能文的，蓋出於薛濤之遺風。詞苑叢談載，有客自蜀挾一妓歸，蓄之別室，率數日往。偶以病稍疎，妓頗疑之。客作詞自解，妓用韻答之云：

「說盟，說誓，說情，說意，動便春愁滿紙。多應念得脫空經，是那位先生教底？　不茶，不飯，不言，不語，一味供他憔悴。相思已是不曾閑，又那得工夫咒你！」（鵲橋仙，此詞洪邁夷堅志作陸放翁妾作）

宋代詞人喜歡作婦人語的實在很多。我們只看見他們搖頭擺尾的在那裏模擬女性的心靈，體會小兒女的情態，老着面皮來作嬌聲情語，這如何會像樣呢？自然遠不如這些聰明的女孩子自己描繪出來的，情趣濃厚多了。我們不妨再

舉幾首詞為例。如聶勝瓊(長安名妓，後歸李之問)的鷓鴣天：

「玉慘花愁出鳳城，蓮花樓下柳青青。尊前一唱陽關曲，別個人人第幾程？尋好夢，夢難成，有誰知我此時情？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！」

嚴蕊(字幼芳，天台營妓)的卜算子：

「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。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」

最聰明的還要算杭州妓琴操，她能夠隨口把秦觀「元」韻的滿庭芳改為「陽」韻的滿庭芳：

「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，畫角聲斷斜陽。暫停征棹，聊共飲離觴。多少蓬萊舊侶，頻回首，煙靄茫茫。孤村裏，寒鴉萬點，流水遶紅牆。魂傷！當此際，輕分羅帶，暗解香囊。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。此去何時見

也，襟袖上，空有餘香。傷心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昏黃。」

文人作詞，往往粗製濫造，無病呻吟，雖名家難免此弊。妓女的詞，我們也嫌她多爲應酬而作，不容易有眞摯的情感。至一般人家的「閨秀」「名媛」，她們向來是以「舞文弄墨」爲忌，必至有了眞摯的實感，逼迫着她不得不表現的時候，才抒寫出來。這種作品自然是很有力的。如陸游妻唐氏的釵頭鳳：

「世情薄，人情惡。雨送黃昏花易落。曉風乾，淚痕殘。欲箋心事，獨語斜闌，難難難！ 人成各，今非昨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聲寒，夜闌珊。怕人尋問，咽淚妝歡，瞞瞞瞞！」

唐氏本是陸游的愛妻，因不爲游母所喜而逼着離異的。這首詞是唐氏再醮後在一個沈園遇着陸游以後做的。我們看她那種萬千心事要說而又說不出來的光景，讀了眞是令人欲淚！又如戴復古妻的憐薄命：

「惜多才，憐薄命，無計可留你。揉碎花箋，忍寫斷腸句。道傍楊柳依

依，千絲萬縷，抵不住，一分愁緒。指月盟言，不是夢中語。後回君若重來。不相忘處，把杯酒澆奴墳土。」

這是她和她的愛人戴復古生離死別的時候寫的詞，所以這麼沉痛！兩宋的女作者，大都只有一兩首詞流傳下來。可是這一兩首詞則往往是「血」和「淚」的結晶，是作者全生命的湧現。

能夠稱爲詞家的，在兩宋女性中，只有李淸照和朱淑貞。只有她倆的詞能裝成卷帙。

李淸照號易安居士，濟南歷城人。生於神宗元豐五年（一〇八二）。與大學士趙明誠結婚，夫婦感情極好。明誠也能詞，自恨不如淸照，嘗把自己苦吟的幾十首詞，雜以她的重陽醉花陰詞，呈示於友人陸德夫。經陸德夫玩誦再三後所指出的妙句「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」，却正是淸照的作品。在淸照的生活史上，曾經有一段很美滿的靑春之夢，所以她的早年詞很有些曼

艷的作品。最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先她而死，使她晚年的生活變爲寂寞，蒼涼！我們的女詞人便從此飄泊，落拓，以終她的殘年！

清照是女性裏面最偉大的作家。她的漱玉詞，擬之於李後主、辛棄疾的詞，都無遜色。不信，請看她的作品：

「香冷金猊，被翻紅浪，起來慵自梳頭。任寶奩塵滿，日上簾鈎。生怕離懷別苦，多少事，欲說還休。新來瘦，非關病酒，不是悲秋。 休休！這回去也，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。念武陵人遠，烟鎖秦樓。惟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終日凝眸。凝眸處，從今又添一段新愁！」（鳳凰台上憶吹簫）

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 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

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！」（聲聲慢）

「簾外五更風，吹夢無踪。畫樓重上與誰同？記得玉釵斜撥火，寶篆成空。 回首紫金峯，雨潤烟濃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羅襟前日淚，彈與征鴻！」（浪淘沙）

「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 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。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！」（武陵春）

讀漱玉詞好像是一顆顆冰瑩晶潤的珠玉，令人把玩不忍釋手。有人說李清照的詞是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，這個話是很確切的。

朱淑貞號幽棲居士錢塘人。她的生卒年不可考。有說她是朱熹的姪女，不甚的確。但我們知道她的境遇很壞，嫁給一個市儈爲妻，一生便這樣的悒鬱無聊，消磨她的青春美景了。其詞題名斷腸集，即可想見其命運之悽苦。詞如：

「春已半，觸目此情無限。十二闌干倚遍，愁來天不管。 好是風和日暖，輸與鶯鶯燕燕。滿院落花簾不捲，斷腸芳草遠。」(謁金門)

「樓外垂楊千萬縷，欲繫青春，少住春還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，隨春且看歸何處？ 滿目山川聞杜宇，便做無情，莫也愁人意。把酒送春春不語，黃昏却下瀟瀟雨。」(蝶戀花)

除了李清照和朱淑貞，工詞的婦女，還有曾布妻魏夫人，她的詞也寫得很好：

「溪山掩映斜陽裏，樓台影動鴛鴦起。隔岸兩三家，出牆紅杏花。 綠楊堤下路，早晚溪頭去。三見柳綿飛，離人猶未歸。」(菩薩蠻)

還有一位鄭文妻孫氏也會寫詞：

「花深深，一鈎羅襪行花陰。行花陰，閑將柳帶，試結同心。 日邊消息空沉沉，畫眉樓上愁登臨。愁登臨，海棠開後，望到如今。」(憶秦娥)

這種詞在當代都是傳播秦樓楚館，很負盛名的。她們也不是文人，她們的作品也不能裝訂成册，僅只有一兩首詞流傳人間。可是她們這一兩首詞却都是極可珍貴底，都是訴之於眞摯的情思的。所以才能夠傳播當時，流行後世。

第八章　南宋的樂府詞

北伐的夢成爲幻望了，南宋偏安之局已經定了。許多南宋的士大夫文人都把「亡國之痛」忘記了，大家又走上享樂主義的路去，擬洪爐而高歌了。於是詞又變成了笙歌宴樂的工具，樂府詞又在這時候發展起來。

白話詞特別注意詞的內容，樂府詞特別注意詞的表面。白話詞是拿詞來表現自己，樂府詞是拿詞來協音樂。所以樂府詞與，白話詞便衰了。我們讀了那些樂府詞家的詞，只看着華美的字面，鏗鏘的音調，完全沒有南渡詞人辛棄疾陸游那一派感慨悲涼的作風了。

吳文英說：

「音律欲其協，否則長短句耳；下字欲其雅，否則纏令體耳。」

這幾句話把樂府詞的意義說得很明。樂府詞的好處在這裏，樂府詞的壞處也就在這裏。

自宋寧宗至南宋末年，完全是樂府詞的風氣支配了整個的詞壇。屬於這一派的詞人，著名的有姜夔、高觀國、史達祖、吳文英、王沂孫、蔣捷、周密、陳允平、張炎諸人。

姜夔是南宋樂府詞的主壇。字堯章，鄱陽人。生於紹興末年，死約在嘉定末年。自號白石道人，又號石帚。因秦檜當國，即隱居箬坑之千山不仕。與范成大楊萬里諸人相吟咏酬唱，嘯傲山水。他精通音樂，嘗作自度腔。每製新詞，即自吹簫，其妾小紅則歌而和之。晚年，他帶着小紅遍遊江南諸勝地。卒於蘇州。有白石道人歌曲。

姜夔的詞喜歡雕琢，往往「過旬塗稿始定」，故不免過於刻畫，削減了詞的情感與意境。例如：

「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，盡薺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漸黃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賞，算如今，重到須驚。縱荳蔻詞工，青樓夢好，難賦深情。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，年年知爲誰生？」（揚州慢，作者自序云：「淳熙丙申至日，余過維揚，夜雪初霽，薺麥彌望。入其城則四顧蕭條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漸起，戍歌悲吟。予懷愴然。感慨今昔，因度此曲。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。」）

他的詞譽向來是很高的。黃昇說：「白石詞極精妙，不減清眞。高處有美成所不能。」張炎對於他的詞幾乎首首稱讚，說「讀之使人神情飛越」。其評他的暗香疏影二詞，至稱爲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；自立新意，眞爲絕唱」。

（詞源）

姜夔和周邦彥本來是一派的，論格調則姜夔尤高。他的詞主「清空」，不重「質實」，其妙處是「如野雲孤飛，來去無跡」；壞處是「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」。這是我們對於姜詞最公允的批評。

高觀國字賓王，山陰人。有竹屋癡語一卷。詞如：

「春風吹綠湖邊草，春光依舊湖邊道。玉勒錦障泥，少年遊冶時。 煙明花似繡，且醉旗亭酒。斜日照花西，歸鴉花外啼！」

觀國作詞不十分刻畫，他的小詞多清新可喜。與史達祖齊名，號稱「高史」。

史達祖字邦卿，號梅溪，汴人。生約當高宗紹興末年，死於寧宗嘉定初年。他曾經做過韓侂胄的堂吏。有梅溪詞。他的詞最長於詠物：

「過春社了，度簾幙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

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　芳徑，芹泥雨潤，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。應是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蛾，日日畫闌獨凭。」（雙雙燕）

姜夔稱史達祖的詞：「奇秀清逸，有李長吉之韻，蓋能融情景於一家，會句意於兩得。」拿史達祖來比李長吉是錯了，至多只能說他是李商隱一流吧。

吳文英字君特，號夢窗，四明人。其生平事蹟不甚可考。有夢窗詞稿四卷。他是姜派詞人中的健將，所作詞專門用典使事，盡堆砌雕琢之能事，所以沈伯時樂府指迷說他的詞「用事下語太晦處，人不易知」。他的長調幾乎沒有一首可讀的。間有小詞，脫下古典的衣裳，則清蔚可誦：

「何處合成愁？離人心上秋！縱芭蕉不雨也颼颼。都道晚涼天氣好。有明月，怕登樓。　年事夢中休，花空煙水流。燕辭歸客尙淹留。垂柳不縈裙帶住，謾長是繫行舟。」（唐多令）

「迷蝶無踪曉夢沉，寒香深閉小庭心。欲知湖上春多少，但看樓前柳淺深。愁自遣，酒孤斟，一簾芳景燕同吟。杏花宜帶斜陽看，幾陣東風晚又陰。」（鷓鴣天）

尹惟曉序夢窗詞說：「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眞，後有夢窗，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」周清眞的詞，已經值不得我們過分去推重了；至於吳文英的詞，可疵議的地方更多，如張炎所說「夢窗詞如七寶樓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來，不成片段」。本來姜派詞人的詞，多半是「拆碎下來，不成片段」的，但以吳文英陷溺最深。不過在當時姜派詞盛行的時候，吳文英的詞聲的確是很高的。

蔣捷字勝欲，宜興人。（或作陽羨人）德祐年間進士。宋亡之後，他遁跡不仕，隱居竹山，人稱爲竹山先生。有竹山詞。他的詞雖號稱姜派，却能不爲格律所拘束，自由放肆，很有辛棄疾的精神。在晚宋詞人中，他要算是最能超

拔的一個。詞如：

「人影窗紗，是誰來折花？折則從他折去，知折去向誰家？　簷牙枝最佳，折時高折些。說與折花人道：須插向鬢邊斜。」（霜天曉角）

「絲絲楊柳絲絲雨，春在溟濛處。樓兒忒小不藏愁，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。　天憐客子鄉關遠，借與花消遣。海棠紅近綠闌干，纔卷朱簾，却又晚風寒。」（虞美人）

王沂孫字聖與，號碧山，又號中仙，會稽人。宋亡後，仕於元，爲慶元路學正。有花外集，一名碧山樂府。他的詞頗爲後人所推重。周濟說：「中仙最多故國之感，故着力不多，天分絕高，所謂意能尊體者也。」其詞如：

「殘雪庭陰，輕寒簾影，霏霏玉管春葭。小帖金泥，不知春在誰家！相思一夜窗前夢，奈個人水隔雲遮。但淒然，滿樹幽香，滿地橫斜。　江南自是離愁苦，況遊驄古道，歸雁平沙。怎得銀箋，殷勤與說年華。如

今處處生芳草，縱凴高，不見天涯。更消他，幾度東風，幾度飛花！」

（高陽台，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）

王沂孫的詞不能算很好。周濟說他：「碧山胸次恬淡，故黍離麥秀之感，只以唱歎出之，無劍拔弩張習氣。」正因爲作者缺乏一點劍拔弩張氣，所以哀感的表現，沒有力量。

周密字公謹，號草窗，濟南人。流寓吳興，居弁山。自號弁陽嘯翁，又號蕭齋，又號四水潛夫（公元一二三二——一三〇八）。他曾仕宋爲義烏縣令。宋亡後，遁跡不仕，以詩詞自遣。著有蘋洲漁笛譜。詞例如：

「燕子時時度翠簾，柳寒猶未褪香綿。落花門巷家家雨，新火樓台處處烟。　情默默，恨懨懨，東風吹動畫秋千。刺桐開盡鶯聲老，無奈春風祇醉眠。」（鷓鴣天）

周密的詞與吳文英齊名　合稱二窗詞。

陳允平字君衡，一字衡仲，號西麓，四明人。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。宋亡後，以人才被徵至北都，不受官放還。詞有日湖漁唱及西麓繼周集。西麓繼周集完全是和周邦彥的清眞詞，毫無可觀。即日湖漁唱裏面也不少堆砌的長調和無意義的應酬詞，只有一部分的小詞淸潤可誦：

「休去採芙蓉，秋江煙水空。帶斜陽一片征鴻。欲頓閒愁無頓處，都著在兩眉峯。　心事寄題紅，畫橋流水東。斷腸人無奈秋濃。囘首層樓歸去懶，早新月掛梧桐。」（唐多令，秋暮有感）

這位作者不甚有才氣，故寫下來的作品很平庸，沒有值得贊美的地方。

張炎是宋詞最後的一個殿軍。

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，原籍西秦，家居臨安。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（一二四八）。宋亡時他只有二十九歲。他本貴介子弟，後來資產盡失，晚年落拓，到處飄流。活到了七十多歲才死，在元朝生活四十多年，他的詞大

部分是在元朝做的。有山中白雲詞。

張炎對於詞的研究是費了苦心的，他自稱「生平好爲詞章，用功踰四十年」。他著了一部詞源，完全是發揮樂府詞的理論，推崇姜夔。他的詞在當代很有名，嘗以春水詞傳誦一時，人稱爲張春水；後又以孤雁詞膾炙人口，又被稱爲張孤雁。可是這兩首負盛名的詞，都不甚佳，我們且另舉他的幾首詞爲例：

「接葉巢鶯，平波捲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遊，看花又有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。更凄然萬綠西泠，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？但苔深韋曲，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淺醉閑眠。莫開簾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鵑！」（高陽台，西湖春感）

「采芳人杳，頓覺遊情少。客裏看春多草草，總被詩愁分了。去年燕子天涯，今年燕子誰家？三月休聽夜雨，如今不是催花。」（清平樂）

樂府詞到了張炎，已經是告一段落了。可以說他是樂府詞人的最後的權威，但也沒有表現什麽好成績出來。宋詞的生命便從此殁落了。

詞體本來是很狹隘的，經過晚唐五代詞人的開闢創造，經過北宋詞人的發揚光大，經過南渡詞人的展拓變遷，到了李清照、朱敦儒、辛棄疾、陸游一般詞人起來，詞的發展已經登峯造極。後來姜夔吳文英輩找不着詞的出路了，便走上調弄音韻，講究文字技巧的路上去了。詞本是從音樂的關係起來的，現在又被一般樂府詞人把牠葬送在音樂裏面。

第九章　五百年來詞的末運

元代是戲曲流行的時期，明清是傳奇與章回小說流行的時期，再沒有詞的世界了。五百多年來的詞史再沒有光輝了。因此，我們只簡略地在這裏敍述一下。

（一）金元詞　宋南渡後，中原便爲金人所佔有。金主大都是喜歡中國文化的，如金主亮、世宗、章宗，都極力引用宋朝的文人去做官，他們自己也能寫詩詞。因此，當南宋時代，北國的詞壇也是很熱鬧的。據中州樂府著錄，有三十六位詞人。其最負盛名者，如吳激有東山集詞、蔡松年有明秀集詞、劉仲尹有龍山集詞、王庭筠有黃華山人詞、趙可有玉峯散人集、劉迎有山林長語、韓玉有東浦詞、黨懷英有竹溪集、王寂有拙軒集、段克己有遁庵樂府、段成己有菊軒樂府、李俊民有莊靖先生樂府、元好問有遺山樂府。我們且舉幾首詞爲例，如吳激的人月圓：

「南朝千古傷心地，猶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　恍然一夢，仙肌勝雪，宮鬢堆鴉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濕，同是天涯。」

蔡珪的江城子：

「鵲聲迎客到庭除，問誰歟？故人車，千里歸來塵色半征裾。珍重主人

留客意，奴白飯，馬青芻。　東城入眼杏千株，雪模糊。俯平湖，與子花間隨分倒金壺。歸報東垣詩社友，曾念我，醉狂無？」

這都是具有豪放恣肆精神的詞，很傾向辛棄疾這一派。後來元好問所作詞還是這派的風味。直到元代才改變詞風。

元代戲曲大盛，許多有天才的作家都向戲曲方面發展去了，詞壇便冷落起來。最初還有宋代遺留的詞人撐撐門面，後來這些詞人死了，便只有一些才氣平庸的作者在那裏搖旗吶喊了。比較著名的作家如王惲有秋澗樂府、仇遠有無絃琴譜、程鉅夫有雪樓集、趙孟頫有松雪齋詞、倪瓚有雲林詞、詹玉有天游詞、白樸有天籟集、張翥有蛻巖詞，……他們的詞完全因襲南宋姜張一派的作風，喜歡過分的刻畫，故做不出好詞來。我們且舉一個蒙古人薩都拉的少年遊做例：

「去年人在鳳凰池，銀燭夜彈絲。沈水香消，梨雲夢暖，深院繡簾垂。

今年冷落江南夜，心事有誰知？楊柳風柔，海棠月淡，獨自倚欄時。」

這種詞雖不能算頂好，却沒有什麼惡劣氣味。元代張翥一般詞人，沒有南宋詞人的才氣，又陷入專門雕琢刻畫的魔道，所以毫無成就可言。

（二）明詞　由元至明，詞益不振。雖然許多詞人都高標「北宋」或「晚唐五代」的旗幟，其如沒有才氣何？最負盛名的詞家如楊慎、王世貞、張綖、陳子龍諸人，在明代都算是傑出的詞手，其所作亦不能振拔，自出新意，徒有抄襲偸竊古人詞的本領，無足觀者。如果我們要從明代詞裏面舉幾個詞例出來，倒是那些不十分從事於詞的作者，往往有很好的詞。如劉基的千秋歲：

「淡煙平楚，又送王孫去。花有淚，鶯無語，芭蕉心一寸，楊柳絲千縷。今夜雨，定化作相思樹。　憶昔歡游處，觸目成今古。良會遠，知何許？百杯桑落酒，三疊陽關句。情未巳，月明潮上迷津渚。」

又如楊慎的夫人黃氏的巫山一段雲：

「巫女朝朝艷，楊妃夜夜嬌。行雲無力困纖腰，媚眼暈霞潮。 阿母梳雲髻，檀郎整翠翹。起來羅襪步蘭苕，一見又魂銷！」

明代本是文學的衰落時期，無論那一方面的成績，都不是值得我們讚美的，除了傳奇小說以外。詞之不能在明代表現什麼成績，也是毫不足怪的。

(三)清詞　在詞史上，清詞號稱復興的時期。就詞的發達這一點說，我們是應該承認這種說法的。清代的詞人實在太多了。王昶的清詞綜編到嘉慶初年止，王紹成的清詞綜二編編到道光時止，黃燮清的清詞綜續編編到同治末年止，丁紹儀的清詞綜補編編到清亡為止。四書共錄詞家有三千餘人，兩宋尚無此盛！

可是，詞的時代早已過去了，清詞雖然發達，只是「量」的擴張，論「質」則遠不及宋詞的價值了。

最初的清詞還是繼續明代的詞風，尊奉花間草堂為詞裏面的聖經。至朱彝

尊改宗南宋，詞風始變，後來便造成所謂「浙派」的詞。

說起來，浙派詞的首倡者還要算曹溶。他看着淸初人詞，多以明人爲法，痛心詞學失傳，乃搜輯遺集，崇爾雅，斥淫哇。朱彝尊力倡其說，便形成後來「浙西塡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」的風氣。

朱彝尊字錫鬯，號竹垞，秀水人。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試鴻博授檢討。自號小長蘆釣師。著述甚富。詞有江湖載酒集三卷、靜志居琴趣一卷、茶煙閣體物集二卷。蕃錦集一卷。中以靜志居琴趣詞，能自出機杼，描寫豔情，價値最大。他的詞可有一個大毛病，就是專門模擬張炎。看他的詞：

「十年磨劍，五陵結客，把平生涕淚都飄盡。老去塡詞，一半是空中傳恨。幾曾圍燕釵蟬鬢！ 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落拓江湖，且分付歌筵紅粉。料封侯白頭無分。」（解珮令，自題詞集）

朱彝尊本是天分最高的才人，但爲姜張一派所陷，不能自拔，實在可惜！

同時屬於浙派的詞人，有李良年、沈皞日、李符、沈岸登、龔翔麟諸家，其後有厲鶚、郭麐、王策、項鴻祚等。浙派至厲鶚而最盛。鶚字太鴻，錢塘人。乾隆元年薦舉鴻博。有樊榭山房詞二卷，續集二卷。他的詞要算浙派中的白眉，最爲世所稱道。項鴻祚也是浙派中的健將。他原名繼章，字蓮生，錢塘人。道光時舉人。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。譚廷獻稱他的詞「有白石之幽澀，而去其俗；有玉田之秀折，而無其率；有夢窗之深細，而化其滯；殆欲前無古人」。依我們看來，鴻祚也和其他的浙派詞人一樣病在陷溺於南宋姜張一派太深，雖有才華，不能充分的開展。此外，浙派更沒有可述的詞人了。

我們上面說了許多關於浙派的話，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詞。其實，自清初至乾嘉時期，最值得讚美的並不是浙派詞，而是浙派以外自具風格的詞人。清初如吳偉業與王士禎，都是詩人兼詞人。吳有梅村詞，王有衍波詞，他倆的小詞都是寫得很美的。隨後則產生幾個偉大的詞人，如納蘭性德、陳維崧及女詞

人吳藻。

納蘭性德可以說是清代第一大詞人。他原名成德，字容若。其祖先原居葉赫地。生於順治十一年（一八一一）。十七歲，補諸生貢入大學。授三等侍衛，旋進一等侍衛。年少才華，極得清帝的隆遇。所交無錫顧貞觀、慈谿姜宸英，皆一時才人。卒於康熙二十四年（一六八五），只三十一歲。著有飲水詞與側帽詞。例如：

「昏鴉盡，小立恨因誰？急雪乍翻香閣絮，輕風吹到膽瓶梅。心字已成灰！」（憶江南）

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鐙。 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。故園無此聲！」（長相思）

「而今才道當時錯，心緒凄迷，紅淚偷垂，滿眼春風百事非。 情知別後來無計，強說歡期。一別如斯，落盡梨花月又西。」（采桑子）

納蘭性德眞是一個天生的殉情主義者，陳維崧說他的飮水詞「哀感頑艷，深得南唐二主之遺。」這是說得不錯的，納蘭性德的個性與作品很似李後主。他的小詞在淸代是莫與倫比的。可惜天不予年！

陳維崧字其年，宜興人。康熙十八年舉鴻博，授檢討。著迦陵詞至三十卷之多。他的詞與朱彝尊齊名而風格不同。所作雖不免粗率處，而波瀾壯闊，氣象萬千，遠非陷溺於姜張一派只知考究聲調格律之朱彝尊可比。識者尊爲淸初巨擘，蓋以其具有蘇辛之豪壯精神云。

吳藻女士字蘋香，仁和人。嫁與同邑黃某爲室，晚年寡居，生活凄苦。著有花簾詞與香南雪北詞。例如：

「燕子未隨春去，飛到繡簾深處。軟語話多時，莫是要和儂住？延佇，延佇，含笑回他：不許！」（如夢令）

她是道光年間的作者，當時詞譽遍大江南北，爲淸代女詞家中第一人。

此外如曹貞吉有珂雪詞，吳綺有藝香詞，顧貞觀有彈指詞，彭孫遹有延露詞，均稱大家。然無足述。

乾嘉道光，詞人濟濟。考其作品，都屬平庸。浙派詞則陷溺愈深，其敝益甚—武進張惠言、張琦兄弟起而力矯其風，宗尚北宋，一時從之，於是又造成所謂「常州派」的詞。

張惠言字皋文，著有茗柯詞及詞選。其詞以深美閎約為旨。尊周邦彥而薄姜夔張炎。嘉慶以後詞人，皆從此風。至周濟力主張惠言之說表而出之，常州派詞乃益盛，支配了嘉慶道光以後整個的詞壇。

周濟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號止庵，荊溪人。有止庵詞、詞辨及論詞雜著。大抵張惠言周濟一般人，對於詞的研究是很深的，詞的見地也往往很高；但創作的才氣不大，所作詞大都失之凡庸，故譚廷獻稱之為「學人之詞」。

當常州派詞盛行的時候，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有蔣春霖。這是一位富有才

氣，常州派所不能牢籠的作者。字鹿潭，江陰人。曾任兩淮鹽大使。著水雲樓詞。他的詞是比較能夠不傍門戶，而自具境地的。論者稱其爲「詞史」。

此外的詞人，如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，莊棫有蒿庵詞，戈載則著翠薇花館詞至三十九卷之多，均無可取。

到了清末，詞益疲敝。如譚廷獻、王鵬運、鄭文焯的詞，除了模擬以外，別無成績可言。可以說都是些古董貨。大概清代人的詞不是古董的很少。只看着他們不厭麻煩地去講究「詞法」和「詞律」，各立「詞派」，以競模古人爲能事。除了兩三個天才作家外，大多數的作者都拚命去練習造成一個模擬的「詞匠」。結果，他們的詞裏面只有古人的字句和作者的一點技巧，全沒有表現一點創造精神，全沒有表現作者的個性和情感。這是清詞的大毛病，也就是五百多年來詞的厄運呢。

第十章　論詞體之弊

第十章

詞之史的發展，敍述到這裏算是完畢了。在這最後一章，且讓我們來談談詞體在文學裏面的價值吧。

我們堅決的相信：詞體的本身實在是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的。這是事實告訴我們：詞體在詞史上只有五百多年的黃金時代。換言之，就是詞體只夠用了五百年便完結了。

詞體爲什麼被運用的時期很短？就是因爲詞體的本身過於狹隘，不適於自由的描寫所致。就是說詞體的落伍，是因爲詞體的形式限制過嚴所致。

（一）音數的限制　在詩歌裏，近體詩的音數是有限制的。如絕句只有二十字和二十八字兩體，律詩只有四十字和五十六字兩體。因爲近體詩有這樣嚴格的限制，所以近體詩只盛於有唐一代。古詩則不然。你要寫多少全聽你的自由，你可以把你一刹那的感與寫成一首一二十字的小詩，你也可以將你繁複的情感和想像寫成一首幾千字的長詩。古詩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得着長期的發展，

也就是由於古詩體裁較適宜於自由描寫的緣故。詞體雖有小令，中調和長調之別，每一個詞調的音數却是固定了的。作者必須照固定的字句的長短去填，絕不能變動增減。你看填詞是多麼麻煩！並且小令和中調都是百字以內的小詞，最長的長調如鶯啼序也不過二百多字。我們想，如果有繁複的思想情感，層疊的意境事實，能夠在二百多字以內盡致的表現出來嗎？那當然是不可能的。於是爲了塡詞，便不能不將繁複的情思和層疊的意境删削一部分了，便成削趾適履了。這可要得？又有時作者的情感意境已盡，而詞句未完，也不能不硬湊上幾句，來完成這個詞調的字句，於是便成畫蛇添足了，這又可要得？蘇辛一派的詞，內容太豐富，往往不免削趾適履；姜張一派的詞，內容太貧乏，往往不免畫蛇添足。這都是陷於詞體音數長短限制太嚴，無法避免的毛病。

（二）聲韻的限制　在中國的韻文裏面，聲韻格律最嚴的要算詞體了。李清照在她的論詞裏面說得最清楚：「詩文只分平仄，而歌詞分五音，又分五聲

，又分音律，又分淸濁輕重。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、雨中花、喜鶯遷，既押平聲韻，又押入聲韻。玉樓春本押平聲韻，又押去聲韻，又押入聲。本押仄聲韻，如押上聲則協，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。」這是何等嚴格的詞律！要顧及嚴格的詞律，就不能顧及作品的內容。如張炎詞源說他的父親作了一句「瑣窗深」，覺「深」字不協，改爲「瑣窗幽」；覺「幽」字還是不協，又改爲「瑣窗明」。這樣，律是協了，但詞的意義則全改了。在音樂的立塲看，也許應該如此，但文學的價值全然沒有了。又如蘇軾辛棄疾，他們爲了要表現自己的個性情感，大刀闊斧的做詞，儘管別人駡他們是「詞詩」是「詞論」，而他們的作品却有很大的文學價值。所以我們說，詞體那種嚴格的音律，也是很妨碍詞的文學價值的發展的。

既然詞是這樣一種桎梏作家的狹隘文體，其壽命自不會久長。故經過五代兩宋的發展，後來的詞人在詞體裏面便無所用其技了；故到元代，便有體裁內

容比詞體更闊大繁複的戲曲代興了。

在最末，我們歸納起來說一句：詞體並不是一種有多大意義和價值的文體，牠的生命早已在幾百年前完結，成為文學史上的陳物了。我們現在所謳歌的，只是那些堅苦卓絕地從事創造工程的偉大詞人及其不朽的作品！

附錄　詞的參考書舉要

1. 趙崇祚：花間集（有四部叢刊本和四部備要本，坊間石印本亦可用）
2. 李　煜：南唐二主詞（有晨風閣叢書本，無錫圖書館有箋本，商務印書館有李後主詞亦可用）
3. 毛　晉：宋六十一名家詞（有汲古閣刻本，博古齋石印本）
4. 王鵬運：王氏四印齋所刻宋元人詞（桂林王氏刻本）
5. 朱祖謀：彊村叢書（朱氏刻本，商務印書館代售）

6. 朱彝尊：詞綜（坊間通行本）
7. 張惠言：詞選（通行本）
8. 萬樹：詞律（通行本）
9. 王國維：人間詞話（有樸社印的單行本）
10. 胡適：詞選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
11. 劉麟生：詞絜（世界書局出版）

這是十一部重要的詞書，喜歡研究詞的人是應該備的。爲了讀詞的方便，詞律是不能不隨時擱在案頭。最好你不妨先去買一本胡適的詞選去讀讀，那是代表現代人的脾味的。如果你覺得僅僅讀了這三百多首詞的詞選，覺得還不夠你要求欣賞詞的味兒，那末，你可以去讀朱彝尊的詞綜和張惠言的詞選，他倆是各有見解的，選的作品都不壞。不過選本總歸是選本，每一個選者總免不掉他的偏見的。這時，你最好直接去讀名

家的詞集，不使自己爲選者所蔽。中國的名家詞集大都刊在宋六十一名家詞、四印齋所刻詞和彊村叢書裏面，除了明清詞家以外。你如高興讀明清的詞，則朱彝尊選的明詞綜和王昶選的國朝詞綜都可用。我以爲明清的詞是可以讀也可以不讀，晚唐五代的詞則非讀不可，所以花間集和南二主唐詞，我建議讀者，一定是要買來讀的。詞話本是胡說亂道的東西，沒有什麽意義，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，見地至高，也得看看。此外，讀者如有閒，則我編的一本宋詞研究（中華書局出版）也可以一看。不過那本書是好幾年前寫的，內容簡陋，不足代表我的見解。新近寫一部中國詞史大綱是預備能夠給讀者作充分的參考的。

十八，十一，二七，脫稿於上海。